紅樓夢/第05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五十三回　寧國府除夕祭宗祠　榮國府元宵開夜宴

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，已使的力盡神危，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捶著，彼此捶打了一會歇下。沒一頓飯的工夫，天已大亮，且不出門，只叫快傳大夫。一時王太醫來了，診了脈，疑惑說道：“昨日已好了些，今日如何反虛微浮縮起來，敢是吃多了飲食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。外感卻倒清了，這汗後失于調養，非同小可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。寶玉看時，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了，倒添了茯苓，地黃，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。寶玉忙命人煎去，一面歎說：“這怎麼處！倘或有個好歹，都是我的罪孽。”晴雯睡在枕上嗐道：“好太爺！你幹你的去罷，那里就得癆病了。”寶玉無奈，只得去了。至下半天，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。晴雯此症雖重，幸虧他素習是個使力不使心的，再素習飲食清淡，饑飽無傷。這賈宅中的風俗秘法，無論上下，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，總以淨餓為主，次則服藥調養。故于前日一病時，淨餓了兩三日，又謹慎服藥調治，如今勞碌了些，又加倍培養了幾日，便漸漸的好了。近日園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飯，炊爨飲食亦便，寶玉自能變法要湯要羹調停，不必細說。

襲人送母殯後，業已回來，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宋媽墜兒一事，并晴雯攆逐出去等話，一一也曾回過寶玉。襲人也沒別說，只說太性急了些。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，邢夫人又正害火眼，迎春岫煙皆過去朝夕侍藥，李嬸之弟又接了李嬸和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，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，晴雯猶未大愈：因此詩社之日，皆未有人作興，便空了幾社。

當下已是腊月，離年日近，王夫人與鳳姐治辦年事。王子騰升了九省都檢點，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，協理軍机參贊朝政，不題。

且說賈珍那邊，開了宗祠，著人打掃，收拾供器，請神主，又打掃上房，以備懸供遺真影像。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，皆是忙忙碌碌。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

送賈母這邊針線禮物，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，回說：“興兒回奶奶，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，里頭成色不等，共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。”說著遞上去。尤氏看了看，只見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筆錠如意的，也有八寶聯春的。尤氏命：“收起這個來，叫他把銀錁子快快交了進來。”丫鬟答應去了。

一時賈珍進來吃飯，賈蓉之妻回避了。賈珍因問尤氏：“咱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？”尤氏道：“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。”賈珍道：“咱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，多少是皇上天恩。早關了來，給那邊老太太見過，置了祖宗的供，上領皇上的恩，下則是托祖宗的福。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，到底不如這個又体面，又是沾恩錫福的。除咱們這樣一二家之外，那些世襲窮官兒家，若不仗著這銀子，拿什麼上供過年？真正皇恩浩大，想的周到。”尤氏道：“正是這話。”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人回：“哥兒來了”。賈珍便命叫他進來。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。賈珍道：“怎麼去了這一日。”賈蓉陪笑回說：“今兒不在禮部關領，又分在光祿寺庫上，因又到了光祿寺才領了下來。光祿寺的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，多日不見，都著實想念。”賈珍笑道：“他們那里是想我。這又到了年下了，不是想我的東西，就是想我的戲酒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瞧那黃布口袋，上有印就是“皇恩永錫”四個大字，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，又寫著一行小字，道是“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源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，淨折銀若干兩，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，值年寺丞某人”，下面一個朱筆花押。

賈珍吃過飯，盥漱畢，換了靴帽，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，回過賈母王夫人，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，方回家去，取出銀子，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。又命賈蓉道：“你去問問你璉二嬸子，正月里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。若擬定了，叫書房里明白開了單子來，咱們再請時，就不能重犯了。舊年不留心重了幾家，不說咱們不留神，倒象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一樣。”賈蓉忙答應了過去。一時，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。賈珍看了，命交與賴升去看了，請人別重這上頭日子。因在廳上看著小廝們抬圍屏，擦抹几案金銀供器。只見小廝手里拿著個稟帖并一篇帳目，回說：“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。”

賈珍道：“這個老砍頭的今兒才來。”說著，賈蓉接過稟帖和帳目，忙展開捧著，賈珍倒背著兩手，向賈蓉手內只看紅稟帖上寫著：“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，奶奶萬福金安，并公子小姐金安。新春大喜大福，榮貴平安，加官進祿，萬事如意。”賈珍笑道：“庄

家人有些意思。”賈蓉也忙笑說：“別看文法，只取個吉利罷了。”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：“大鹿三十只，獐子五十只，麅子五十只，暹豬二十個，湯豬二十個，龍豬二十個，野豬二十個，家腊豬二十個，野羊二十個，青羊二十個，家湯羊二十個，家風羊二十個，鱘鰉魚二個，各色雜魚二百斤，活雞，鴨，鵝各二百只，風雞，鴨，鵝二百只，野雞，兔子各二百對，熊掌二十對，鹿筋二十斤，海參五十斤，鹿舌五十條，牛舌五十條，蟶乾二十斤，榛，松，桃，杏穰各二口袋，大對蝦五十對，乾蝦二百斤，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，中等二千斤，柴炭三萬斤，御田胭脂米二石，碧糯五十斛，白糯五十斛，粉粳五十斛，雜色粱谷各五十斛，下用常米一千石，各色乾菜一車，外賣粱谷，牲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。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：活鹿兩對，活白兔四對，黑兔四對，活錦雞兩對，西洋鴨兩對。”

賈珍便命帶進他來。一時，只見烏進孝進來，只在院內磕頭請安。賈珍命人拉他起來，笑說：“你還硬朗。”烏進孝笑回：“托爺的福，還能走得動。”賈珍道：“你兒子也大了，該叫他走走也罷了。”烏進孝笑道：“不瞞爺說，小的們走慣了，不來也悶的慌。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腳下世面？他們到底年輕，怕路上有閃失，再過幾年就可放心了。”賈珍道：“你走了幾日？”烏進孝道：“回爺的話，今年雪大，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，前日忽然一暖一化，路上竟難走的很，耽擱了幾日。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，因日子有限了，怕爺心焦，可不赶著來了。”賈珍道：“我說呢，怎麼今兒才來。我才看那單子上，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。”烏進孝忙進前了兩步，回道：“回爺說，今年年成實在不好。從三月下雨起，接接連連直到八月，竟沒有一連晴過五日。九月里一場碗大的雹子，方近一千三百里地，連人帶房并牲口糧食，打傷了上千上萬的，所以才這樣。小的并不敢說謊。”賈珍皺眉道：“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銀子來，這夠作什麼的！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，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澇，你們又打擂臺，真真是又教別過年了。”烏進孝道：“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！我兄弟離我那里只一百多里，誰知竟大差了。他現管著那府里八處庄地，比爺這邊多著幾倍，今年也只這些東西，不過多二三千兩銀子，也是有饑荒打呢。”賈珍道：“正是呢，我這邊都可，已沒有什麼外項大事，不過是一年的費用費些。我受些委屈就省些。再者年例送人請人，我把臉皮厚些，可省些也就完了。比不得那府里，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，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，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。這一二年倒賠了許多，不和你們要，找誰去！”烏進孝笑道：“那府里如今雖添了事，有去有來，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！”賈珍聽了，笑向賈蓉等道：“你們聽，他這話可笑不可笑？”賈蓉等忙笑道：“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，那里知道這道理。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！他心里縱有這心，他也不能作主。豈有不賞之理？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。縱賞銀子，不過一百兩金子，才值

了一千兩銀子，夠一年的什麼？這二年那一年不多賠出幾千銀子來！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，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，就知道了。再兩年再一回省親，只怕就精窮了。”賈珍笑道：“所以他們庄家老實人，外明不知里暗的事。黃柏木作磬槌子，——外頭体面里頭苦。”賈蓉又笑向賈珍道：“果真那府里窮了。前兒我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悄商議，要偷出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。”賈珍笑道：“那又是你鳳姑娘的鬼，那里就窮到如此。他必定是見去路太多了，實在賠的狠了，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，先設此法使人知道，說窮到如此了。我心里卻有一個算盤，還不至如此田地。”說著，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，好生待他，不在話下。

這里賈珍吩咐將方才各物，留出供祖的來，將各樣取了些，命賈蓉送過榮府里。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，餘者派出等例來，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下，命人將族中的子侄喚來與他們。接著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賈珍之物。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，靸著鞋，披著猞猁猻大裘，命人在廳柱下石磯上太陽中舖了一個大狼皮褥子，負暄閒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。因見賈芹亦來領物，賈珍叫他過來，說道：“你作什麼也來了？誰叫你來的？”賈芹垂手回說：“聽見大爺這里叫我們領東西，我沒等人去就來了。”賈珍道：“我這東西，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的無進益的小叔叔兄弟們的。那二年你閒著，我也給過你的。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，家廟里管和尚道士們，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，這些和尚的分例銀子都從你手里過，你還來取這個，太也貪了！你自己瞧瞧，你穿的象個手里使錢辦事的？先前說你沒進益，如今又怎麼了？比先倒不象了。”賈芹道：“我家里原人口多，費用大。”賈珍冷笑道：“你還支吾我。你在家廟里幹的事，打諒我不知道呢。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爺了，沒人敢違拗你。你手里又有了錢，離著我們又遠，你就為王稱霸起來，夜夜招聚匪類賭錢，養老婆小子。這會子花的這個形象，你還敢領東西來？領不成東西，領一頓馱水棍去才罷。等過了年，我必和你璉二叔說，換回你來。”賈芹紅了臉，不敢答應。人回：“北府水王爺送了字聯，荷包來了。”賈珍聽說，忙命賈蓉出去款待，“只說我不在家。”賈蓉去了，這里賈珍看著領完東西，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，一宿無話。至次日，更比往日忙，都不必細說。

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，各色齊備，兩府中都換了門神，聯對，挂牌，新油了桃符，煥然一新。寧國府從大門，儀門，大廳，暖閣，內廳，內三門，內儀門并內塞門，直到正堂，一路正門大開，兩邊階下一色朱紅大高照，點的兩條金龍一般。次日，由賈母有誥封者，皆按品級著朝服，先坐八人大轎，帶領著眾人進宮朝賀，行禮領宴畢回來，便到寧國府暖閣下轎。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，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侯，然後引入宗祠。且說寶琴是初次，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，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，黑油柵欄內五間大

門，上懸一塊匾，寫著是“賈氏宗祠”四個字，旁書“衍圣公孔繼宗書”。兩旁有一副長聯，寫道是：

肝腦涂地，兆姓賴保育之恩，

功名貫天，百代仰蒸嘗之盛。

亦衍圣公所書。進入院中，白石甬路，兩邊皆是蒼松翠柏。月臺上設著青綠古銅鼎彝等器。抱廈前上面懸一九龍金匾，寫道是：“星輝輔弼”。乃先皇御筆。兩邊一副對聯，寫道是：

勳業有光昭日月，功名無間及兒孫。

亦是御筆。五間正殿前懸一鬧龍填青匾，寫道是：“慎終追遠”。旁邊一副對聯，寫道是：

已後兒孫承福德，至今黎庶念榮寧。

俱是御筆。里邊香燭輝煌，錦幛繡幕，雖列著神主，卻看不真切。只見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：賈敬主祭，賈赦陪祭，賈珍獻爵，賈璉賈琮獻帛，寶玉捧香，賈菖賈菱展拜毯，守焚池。青衣樂奏，三獻爵，拜興畢，焚帛奠酒，禮畢，樂止，退出。眾人圍隨著賈母至正堂上，影前錦幔高挂，彩屏張護，香燭輝煌。上面正居中懸著寧榮二祖遺像，皆是披蟒腰玉；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影。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，直到正堂廊下。檻外方是賈敬賈赦，檻內是各女眷。眾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。每一道菜至，傳至儀門，賈荇賈芷等便接了，按次傳至階上賈敬手中。賈蓉系長房長孫，獨他隨女眷在檻內。每賈敬捧菜至，傳于賈蓉，賈蓉便傳于他妻子，又傳于鳳姐尤氏諸人，直傳至供桌前，方傳于王夫人。王夫人傳于賈母，賈母方捧放在桌上。邢夫人在供桌之西，東向立，同賈母供放。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，賈蓉方退出下階，歸入賈芹階位之首。凡從文旁之名者，賈敬為首，下則從玉者，賈珍為首，再下從草頭者，賈蓉為首，左昭右穆，男東女西，俟賈母拈香下拜，眾人方一齊跪下，將五間大廳，三間抱廈，內外廊檐，階上階下兩丹墀內，花團錦簇，塞的無一隙空地。鴉雀無聞，只聽鏗鏘叮當，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，并起跪靴履颯沓之響。一時禮畢，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，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。

尤氏上房早已襲地鋪滿紅氈，當地放著象鼻三足鰍沿鎏金琺琅大火盆，正面炕上鋪新猩紅氈，設著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，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，大白狐皮坐褥，請賈母上去坐了。兩邊又鋪皮褥，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。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，也鋪了皮褥，讓邢夫人等坐了。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，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，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，讓寶琴等姊妹坐了。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，蓉妻捧與眾老祖母，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，蓉妻又捧與眾姊妹。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侯。茶畢，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。賈母吃茶，與老妯娌閒話了兩三句，便命看轎。鳳姐兒忙上去挽起來。尤氏笑回說：“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。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晚飯過去，果然我們就不及鳳丫頭不成？”鳳姐兒攙著賈母笑道：“老祖宗快走，咱們家去吃飯，別理他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這里供著祖宗，忙的什麼似的，那里擱得住我鬧。況且每年我不吃，你們也要送去的。不如還送了去，我吃不了留著明兒再吃，豈不多吃些。”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又吩咐他：“好生派妥當人夜里看香火，不是大意得的。”尤氏答應了。一面走出來至暖閣前上了轎。尤氏等閃過屏風，小廝們才領轎夫，請了轎出大門。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。

這里轎出大門，這一條街上，東一邊合面設列著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，西一邊合面設列著榮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，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。一時來至榮府，也是大門正廳直開到底。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，過了大廳，便轉彎向西，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。眾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，亦是錦裀繡屏，煥然一新。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，百合草。賈母歸了坐，老嬤嬤來回：“老太太們來行禮。”賈母忙又起身要迎，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。大家挽手，笑了一回，讓了一回。吃茶去後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，歸正坐。賈敬賈赦等領諸子弟進來。賈母笑道：“一年价難為你們，不行禮罷。”一面說著，一面男一起，女一起，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。左右兩旁設下交椅，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。兩府男婦小廝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，散押歲錢，荷包，金銀錁，擺上合歡宴來。男東女西歸坐，獻屠蘇酒，合歡湯，吉祥果，如意糕畢，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，眾人方各散出。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，王夫人正房院內設著天地紙馬香供，大觀園正門上也挑著大明角燈，兩溜高照，各處皆有路燈。上下人等，皆打扮的花團錦簇，一夜人聲嘈雜，語笑喧闐，爆竹起火，絡繹不絕。至次日五鼓，賈母等又按品大妝，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，兼祝元春千秋。領宴回來，又至寧府祭過列祖，方回來受禮畢，便換衣歇息。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概不會，只和薛姨媽李嬸二人說話取便，或者同寶玉，寶琴，釵，玉等姊妹赶圍棋抹牌作戲。王夫人與鳳姐是天天忙著請人吃年酒，那邊廳上院內皆是戲酒，親友絡繹不絕，一連忙了七八日才完了。早又元宵將近，

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。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，次日賈珍又請，賈母皆去隨便領了半日。王夫人和鳳姐兒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，不能胜記。至十五日之夕，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，定一班小戲，滿挂各色佳燈，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。賈敬素不茹酒，也不去請他，于後十七日祖祀已完，他便仍出城去修養。便這幾日在家內，亦是淨室默處，一概無聽無聞，不在話下。賈赦略領了賈母之賜，也便告辭而去。賈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，也就隨他去了。賈赦自到家中與眾門客賞燈吃酒，自然是笙歌聒耳，錦繡盈眸，其取便快樂另與這邊不同的。

這邊賈母花廳之上共擺了十來席。每一席旁邊設一几，几上設爐瓶三事，焚著御賜百合宮香。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的點著山石布滿青苔的小盆景，俱是新鮮花卉。又有小洋漆茶盤，內放著舊窯茶杯并十錦小茶吊，里面泡著上等名茶。一色皆是紫檀透雕，嵌著大紅紗透繡花卉并草字詩詞的瓔珞。原來繡這瓔珞的也是個姑蘇女子，名喚慧娘。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，他原精于書畫，不過偶然繡一兩件針線作耍，并非市賣之物。凡這屏上所繡之花卉，皆仿的是唐、宋、元、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，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，本來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。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舊句，或詩詞歌賦不一，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，且字跡勾踢，轉折，輕重，連斷皆與筆草無异，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。他不仗此技獲利，所以天下雖知，得者甚少，凡世宦富貴之家，無此物者甚多，當今便稱為“慧繡”。竟有世俗射利者，近日仿其針跡，愚人獲利。偏這慧娘命夭，十八歲便死了，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。凡所有之家，縱有一兩件，皆珍藏不用。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們，因深惜“慧繡”之佳，便說這“繡”字不能盡其妙，這樣筆跡說一“繡”字，反似乎唐突了，便大家商議了，將“繡”字便隱去，換了一個“紋”字，所以如今都稱為“慧紋”。若有一件真“慧紋”之物，价則無限。賈府之榮，也只有兩三件，上年將那兩件已進了上，目下只剩這一副瓔珞，一共十六扇，賈母愛如珍寶，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設之內，只留在自己這邊，高興擺酒時賞玩。又有各色舊窯小瓶中都點綴著“歲寒三友”“玉堂富貴”等鮮花草。

上面兩席是李嬸薛姨媽二位。賈母于東邊設一透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，靠背引枕皮褥俱全。榻之上一頭又設一個极輕巧洋漆描金小几，几上放著茶吊，茶碗，漱盂，洋巾之類，又有一個眼鏡匣子。賈母歪在榻上，與眾人說笑一回，又自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，又向薛姨媽李嬸笑說：“恕我老了，骨頭疼，放肆，容我歪著相陪罷。”因又命琥珀坐在榻上，拿著美人拳捶腿。榻下并不擺席面，只有一張高几，卻設著瓔珞花瓶香爐等物。外另設一精致小高桌，設著酒杯匙箸，將自己這一席設于榻旁，命寶琴，湘雲，黛玉，寶玉四人坐著。每一饌一果來，先捧與賈母看了，喜則留在小桌上嚐一嚐，仍撤了放在

他四人席上，只算他四人是跟著賈母坐。故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，再下便是尤氏，李紈，鳳姐，賈蓉之妻。西邊一路便是寶釵，李紋，李綺，岫煙，迎春姊妹等。兩邊大梁上，挂著一對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燈。每一席前豎一柄漆幹倒垂荷葉，葉上有燭信插著彩燭。這荷葉乃是鏨琺琅的，活信可以扭轉，如今皆將荷葉扭轉向外，將燈影逼住全向外照，看戲分外真切。窗格門戶一齊摘下，全挂彩穗各种宮燈。廊檐內外及兩邊游廊罩棚，將各色羊角，玻璃，戳紗，料絲，或繡，或畫，或堆，或摳，或絹，或紙諸燈挂滿。廊上幾席，便是賈珍，賈璉，賈環，賈琮，賈蓉，賈芹，賈芸，賈菱，賈菖等。

賈母也曾差人去請眾族中男女，奈他們或有年邁懶于熱鬧的，或有家內沒有人不便來的，或有疾病淹纏，欲來竟不能來的，或有一等妒富愧貧不來的，甚至于有一等憎畏鳳姐之為人而賭氣不來的，或有羞口羞腳，不慣見人，不敢來的：因此族眾雖多，女客來者只不過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來了，男子只有賈芹，賈芸，賈菖，賈菱四個現是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。當下人雖不全，在家庭間小宴中，數來也算是熱鬧的了。當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，抬了三張炕桌，每一張上搭著一條紅氈，氈上放著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，用大紅彩繩串著，每二人搭一張。共三張。林之孝家的指示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的席下，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來。賈母便說：“放在當地罷。”這媳婦們都素知規矩的，放下桌子，一并將錢都打開，將彩繩抽去，散堆在桌上。正唱《西樓·樓會》這出將終，于叔夜因賭氣去了，那文豹便發科諢道：“你賭氣去了，恰好今日正月十五，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，待我騎了這馬，赶進去討些果子吃是要緊的。”說畢，引的賈母等都笑了。薛姨媽等都說：“好個鬼頭孩子，可怜見的。”鳳姐便說：“這孩子才九歲了。”賈母笑說：“難為他說的巧。”便說了一個“賞”字。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簸籮，聽見一個“賞”字，走上去向桌上的散錢堆內，每人便撮了一簸籮，走出來向戲台說：“老祖宗、姨太太、親家太太賞文豹買果子吃的！”說著，向臺上便一撒，只聽豁啷啷滿臺的錢響。賈珍、賈璉已命小廝們抬了大簸籮的錢來，暗暗的預備在那里。聽見賈母一賞，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